

江花

浅草

A10

平凡事 快乐心

■文/张凌云

春节前，搬入了装潢一新的房子。突然便回忆起去年春天家里装修的日子。

因是清包，从买材料到请工人，事无巨细样样都要过问。请的瓦工师傅姓王，是位大个子，淮安口音。刚开始见只有他一个人，我有些担忧，怕他忙不过来。王师傅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怎么忙不过来！”

家里贴瓷砖的地方较多，工程估计要十来天才能结束。四月底五月初，天气还不热，王师傅便每天从家里带了饭菜来，中午在电饭锅里热一热，吃完后小憩一会儿，再定下心来开工。王师傅不爱说话，做活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。爸爸每天去帮我料理，在旁边看看，打打下手，往往看他一个人忙得自如，便早早回家了。

贴阳台的时候，瓷砖店特意来了个设计师，设计了几种省料又不费事的方案。但我是个挑剔的人，反复比较，还是要求贴出花样，于是瓷砖店只好重新备料。设计师小伙子老气横秋地叼着一根烟，算数量的时候却卡住了。王师傅用尺拉了一下，三下五除二地一算，就报出了一个数字，为了防止铺的时候有损耗，又多放了一

块砖的数量。

阳台铺好的时候，我去看，真是极好的。每一个角角落落都平整如新，不多不少刚刚好，多放的那一块最终也没用上。最经典的是铺客厅及厨房，80厘米见方玻化砖，价格很贵，断不能有一点点浪费。王师傅把边角料用到了极致，横竖搭配地铺在橱柜的下面，生生帮我们省出了一块完整的砖。

后来才知道，王师傅干这一行已有二十多年，真正是经验老到。如果放在工厂里，怎么样也可以评上个高级技工了吧。

木工师傅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也是淮安人，倒有两个孩子了。我跟他开玩笑，你家条件不错嘛，都能养两个孩子啦！他嘿嘿地笑，说是一儿一女，话语里满是得意。

跟王师傅的工作作风有些像，木工师傅也是一个人快手快脚。跟他见面时，我把要做的活一交待，他便直点头，铅笔往耳朵上一夹，眼睛上下左右一扫，说：“就先弄顶吧。”我问：“弄顶你一个人行不？”他干脆地点头：“没问题。”我追问：“不要人帮你托着啥的？”他摇摇头：“不用。”我心想：嘿，现

在的这些师傅都是奇人。

偶尔来看工程，总是见到木工师傅一个人开开心心地干活，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，身手矫健得很，有事情跟我们沟通时，也总是一脸开心的样子，好像干的是他们自己家的活，让我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。

漆工师傅姓衡，很少有的姓，人长得矮矮胖胖，一脸喜气，跟他讲话时，表情比讲话者还丰富。他带了两个小徒弟，在做活时喜欢放流行歌曲，用一个小型的带USB接口的播放器，声音放得老响，刷子在音乐声中轻快地舞动着，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两位贴石膏线的师傅是两口子，一上一下配合得极好，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男的也姓王，比起木工王师傅，这位王师傅是个“话篓子”，一边干活一边跟我闲聊，从工资聊到儿子，从老师聊到家长，我都说得口干舌燥了，他还兴致勃勃的。末了，他说：“你工资还没我高呢！”我说：“对呀，你们现在比我们幸福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的工作辛苦呢！每天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去。”的确，这份辛苦不是常人能够挨下来的。

装集成吊顶那天，姑姑来了。

看见师傅一边手脚麻利地干活，一边跟我们打趣，姑姑感慨地说：“喂，你们找的师傅真好，做事都是快快乐乐的。哪像我家找的那几个工人，一边做事一边发牢骚，一会儿嫌地方大了，一会儿嫌地方小了，接水管还把管子弄漏了好几处。”原来她家的卫生间临时改造，一时找不到人，就喊了马路边上的工人，哪知道那些工人都是三脚猫，技术不好，还总是怨天尤人，又非要全包，想从中赚几个材料费。姑姑不小心上了贼船，想退出却办不到了，只好天天陪着他们弄，还要受一肚子的气。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也许正因为这样，他们才只能坐在马路边上等活，幸到一个是一个。”

生活不易，可是生活又很公平。有人这样比喻：工作就像爱人，虽然有时跟你闹矛盾，可是天天都要见面；兴趣就像是情人，虽然让你激情燃烧，但不能代替面包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个谋生活的人都一样，只有付出了辛苦，才能得到回报，也许有些事做起来并不轻松，并不快乐，但怀着轻松快乐的心情去做，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。

叶

■文/戴苏琬

叶在春天萌芽
她悄悄探出头来
像孩子般
探索世界
秋天风悄悄
走过
叶徐徐落下
飘落到根部



古镇点滴

■文/陈姝

去古镇旅行。

踏着青石板，感觉岁月的痕迹在斑驳之中安安静静，感受流淌着时光的悠然。房檐微微翘起，有雨滴顺着暗灰色的青瓦，沿着檐边，点点滴滴，缓慢而又悠长。

微雨初晴。白色的墙映着青灰色的瓦，迷离的水汽弥漫着古镇，朦朦胧胧间仿佛游于仙境，又似时光倒流。不，或许该说时光在这儿静止，沉淀下那份宁静与安逸。

风起，檐下灯笼微微晃动两下，又终归于原位，再次静了下来。

步子下意识越来越慢，看露天喝茶的客人徐徐端盏，啜饮上一小口，回味无穷般舒眉，眯眼；又远望大戏台，那儿正上演着不朽的百年唱段，“咿呀呀”声入耳，倒果真有几分余音绕梁之意。撑船的艄公，挑着担子沿街卖橘子的小贩，扛着家什儿做糖的艺人，眉目之间一抹淡然之意，不抢不抢，也无喧闹叫卖，一切随客人心意，愿，则带走一点；不愿，则不

作强求。

心下一片安然。

步子随着路一起拐弯，首先入眼帘的，是一大串手工布鞋。红绿色错落纷呈，炫目地悬于一只普通的篮子上，似有无限活力迸发而出，也如一条生机勃勃的瀑布，争先恐后向我涌来。

细细辨认，色泽温润精致小巧的是女孩子穿的绣花鞋；暗黑色，没有太多装饰，质朴耐穿的，是男子穿的布鞋；形如小虎，大眼，黄黑相间，额上还有“王”字的，便是小孩穿的虎头鞋了。

卖主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眼角有上扬的皱纹，面色安详和蔼。和这里的人一样，安静地忙碌着，针针线线地绣着手里的鞋，一丝不苟。偶有错针，老人便不厌其烦撤线重来。

仔细看了好久，想给刚满一岁的小侄买上一双虎头鞋。他穿上该有多神气啊！挑来挑去，看中了一只最威武的橙黄色虎头鞋，端正正的“王”字，有神的黑目，翘翘的胡须，可爱神气煞人。

刚欲伸手取下那双，却被另一只手抢先一步，问了价钱就径直走。我微微失神，看着老人：“还有刚才那样子虎头鞋么？”

老人摇摇头：“卖完了！”

“哦。”我失望地左右看看，都没有那么中意的了。老人似乎看出我的失落，“正好这双是你想要的那种。”又扬了扬手中做了大半刚成型的虎头鞋，“也快好了。”老人说话是江南独有的软声软语，听着很是舒服。

商量好时间和价钱后，我又乘船畅游了一番，感受了那水乡的至善至美，不在话下。

船绕着古镇环游一圈又回到原处，我返回老人摆摊的地方。船行过慢，误了一些时间，也不知老人还在不在那儿了。疾步前行，拐弯再行，终于到了。松了一口气，老人还在。篮子中鞋所剩无几，估计生意甚佳。我上前，匆匆给了钱。接过鞋的那一瞬间，低头发现老人竟是坐在轮椅上的。

原来是一位腿脚不好的老人。

“你的腿……”我诧异的开口。

“哦！早不好了，脚有些毛病，这两年肿得特厉害，也不能穿鞋了……”老人言语坦然，并无半点伤心或者痛苦，似乎讲述一件无关小事。

“那您做鞋……”

老人慈爱一笑，手扶上轮椅的轮子，转起，离开。她苍老的背影有不悲不喜的坦然，如同历经沧桑的青石板，斑驳中宁静成岁月沉淀下的绝唱……

老人应是将自己对脚的期盼织入了那一双双独特而富有神韵的鞋上。小雨又下了起来。朦胧中老人的背影看不太真切，而雨韵在古镇映衬中越来越悠长，

而那古朴韵致，一如老人，一如古镇。

